

吴语在文学上的影响及方言文学

郑张尚芳

吴语作为吴越人民通用的方言,自然会在记述当地人们生活、活动、思想、感情的各类作品中反映出来,在中国文学史上,吴语对歌曲、戏文、话本小说、弹词说唱、俗谚笑话等方面产生相当大的影响,甚至出现了纯吴语的歌曲作品及在对白中全用吴语的戏曲小说。

散 文

从广义说,“散文”可指诗歌、戏剧及小说之外的各种散文作品,包括杂文随笔、笔记小品,新闻传说、寓言笑话、日记游记、书信序跋、传记碑志、诔辞贺词,以至表章文告、敕令狱辞、论说问难、史书子书、谱牒表志、笺注评批、讲经语录等等,虽然文学性不如诗歌、戏剧、小说强,但更能显出方言影响涉及面之广,应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类材料。例如最早明确指出对话中所夹用的是“吴”语的作品,就是梁时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(下简称《世说》),任昉《奏弹刘整》(下简称《奏弹》)中所附双方狱讼供辞,如:“隔箔与范相骂|其道汝偷车校具,汝何不进里骂之|既进争口,举手误查抓范臂”等。其中许多词语还活在今吴语中。因限于篇幅,例证从简。

一、由汉至唐作品 东汉时会稽人作品如王充《论衡》;吴平袁康《越绝书》已偶有之,如《论衡·自纪》:“以经典而示‘小雅’,以雅言而说丘野,不得所晓。”“小雅”今作“小伢”即小孩(《集韵》麻韵牛加切作“孺,吴人谓赤子”)。《越绝外传·春申君》:“汝家何等远道客?”唐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卷六说:“俗谓何物为‘底’……此本言何等物,其后遂省但言直云‘等’物耳,‘等’字本音都在反,转音丁儿反,……今吴越之人呼齐等皆为丁儿反。”东汉张仲景《伤寒论》多处说“大便坚”(与今温州说法同),后因隋人避杨坚讳才改为“大便硬”视敦煌残卷可知。但材料少,晚唐五代则已同今语,故此节以六朝材料为主(以下引书中用鲁迅《古小说钩沉》所辑的,书名后加*号为记,见《鲁迅全集》第八卷)。

1. 词头有“阿”、“老”等。“老”如“老兄、老菟、老鼠、老刘”等已出现。但“阿”在今吴语最发达,音[a₃] (读促声已见宋末《六书故》反切):

①词头“阿”用于亲属称谓如“阿翁、阿母、阿舅、阿兄”等;《淳化阁帖七·王献之书》:“不审阿姨所患得差否?”②“阿”用于爱称年幼者:阿奴如今吴语“阿囡”,奴通孥、阿子。《世说·容止》:“王公抚其肩曰:阿奴,恨才不称。”③用于人名小字及称呼:《三国志·吕

蒙传》裴注引晋虞博《江表传》：“[鲁]肃拊蒙背曰：‘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，至于今者，学识英博，非复吴下阿蒙。’”刘义庆《幽明录》：“送妓女阿薛、阿郭、阿马三人与桓宣武。”（用于妇女姓前。）

2. 指代词最是吴语特色，刘知几《史通·杂说中》：“渠、伊原作‘们’，吕叔湘改，底、个，江左彼此之辞。乃、若、君、卿，中朝汝我之义。”即举指代词区别南北方言。又代词用‘依’，早被认为吴语特点（《玉篇》：“依，吴人自称我。”）故吴人也常被称为“吴依”。《幽明录》：“（小儿）笑语俊曰：‘阿依已复得壶矣’。北魏杨炫之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二“吴人之鬼，住居建康……自呼阿依，语则阿傍。”

①他称“其”称“渠”：《宋书·刘邵传》：“其若见问，当作依违答之。”（今湖州、诸暨、宁波话也说“其”）。《三国志·吴志赵达传》：“阳求索书，惊言失之，云：‘女婿昨来，必是渠所窃。’”南部吴语今都说g—，皆“渠”白读，如永康、武义gw²，东阳、丽水、龙泉gaw²，温州gei²（与‘去’khei⁵同韵，应也是‘渠’）。又说“伊”：《世说·识鉴》“伊必能克蜀”，伊古音*?li，今嘉兴?i¹苏州li¹。②谁称“何谁、阿谁”：《吴越春秋·阖庐内传》：“其为何谁，子以言之？”《三国志·庞统传》：“向者之论，阿谁为失！”温州老派正说“何白谁”[ga²ʒj²]（何，匣母歌韵字，白读可为ga²）。③什么称“何物”：《世说·雅量》：“吴兴沈充为县令…，问‘牛屋下是何物人？’”今温州乐清尚说‘何物’[ga²m²]。又说“底”：《北史·徐之才传》：“之才谓坐者曰：‘亩人讳底？’众莫之应。”唐刘餗《隋唐嘉话》上：“南人嗤之曰：‘是底言？谁谓此虏解作诗？’”今溧水、靖江仍说“底个”。宜兴丹阳音“点”[ti³]，常州音“爹”[tæ³]，皆“底”的口语音变。④问怎样说“若”：《南齐书·王敬则传》：“我昔种杨柳树，今若大小？”温州今说“若能”[na⁸nan⁰]。问怎么说“那”：《世说·言语》：“‘酒以行礼，何以不拜？’答曰：‘偷[饮]，那得行礼！’”今无锡、苏州“哪、亨”，上海“哪能”，嵊县“哪介”，温州“訾哪”，都以“那”[na²]为词根。⑤这样说“宁馨”：《晋书·王衍传》：“何物老嫗，生宁馨儿！”《南史·宋前废帝纪》：“太后疾笃遣呼帝，帝曰‘病人间多鬼可畏，那可往！’太后怒，语侍者曰：‘将刀来破我腹，那得生宁馨儿！’”此为“尔馨”变音，《世说·文学》：“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。”馨古音，han⁵，指般、梓，〈忿狷〉：“[王]虻拔其手曰：‘冷如鬼手馨，强来捉人臂。’”正同今金华“亨”[han⁵]（永康“亨”[hai]）。以后文献作“能”同温州，也来自宁馨，尔馨的合音。⑥指词用许：《南史·王融传》：“不知许事，且食蛤蜊”。“许”白读今温州[he³]、玉山[ho³]、庆元[ha²ʔ]、绍兴[han⁵]皆表远指。又表那儿：《世说·文学》：“往殷中军许共论。”上海在那儿说“来许”，音如“辣海”[læ²he³]，温州说[hau³]是“许屋”合音。⑦以“个”表这个：《太平广记》170引《幽闲鼓吹》：“道得个语，居即易矣。”温州作量词为kai⁵，作指词变kai⁷，北吴语则促化为“葛”kə²?或“𪛗”gə²?。

3. 其他虚助①“许”加于数量词后表概数。《奏弹》：“出适刘氏二十许年。”温州音[ho/ɰ⁰]，（化、吓轻声）。用于“几”后：《颜氏家训·归心》：“一人修道，济度几许苍生？”上海犹说[t6i³ho³ʔ]，音如“几化”。②“头”作量词：《续异记》：“螻蛄将近斗许，而有数头极壮。”置名词后表边端：《世说·排调》：“矛头渐米剑头饮。”〈赏誉〉：“三间瓦屋、士龙住东头，士衡住西头。”③不止说“不啻”“不翅”，〈排调〉：“若使新妇得配参军，生儿故可不啻如此。”“啻翅”古皆“施智切”，正合温州[fu³sei⁵]。④须得，须当说“着”：《冲

波传》殷芸《小说》卷二。“九曲明珠穿不得，著来问我采桑娘。”温州说“着”[dza⁸]。⑤欲要说“乐”：宋刘敬叔《异苑》卷八：“白云不乐嫁俗人”。此义见《集韵》效韵鱼教切：“乐，欲也。”今处衢片吴语多说，如浦城不要说“唔乐”[ŋ¹ŋao⁶]，“乐”正读鱼教切。

4. 实词 实词众多，难以一一胪列，略举数例：①检拾说“捉”：《世说·德行》：“管宁、华歆共园中锄菜，见地有片金，管挥锄与瓦石不异，华捉而掷去之”。同温州。②积贮称“录”：《世说·政事》：“敕船官悉录锯木屑。”同温州。③脸称“面孔”：《启颜录·昏忘》敦煌本：“头上失却皂荚子喻羊角，面孔即作桔皮皱。”同北吴语。④粪便称“恶”。汉赵晔《吴越春秋·勾践入臣外传》：“适遇吴王之便，大宰酈奉洩恶以出。逢户中，越王因拜请尝大王之洩以决吉凶，即以手取其便与恶而尝之。”《汉书·昌邑哀王刘溥传》：“陛下左侧谗人众多，如是青蝇恶矣。”颜师古注：“恶即矢也。越王勾践为吴王尝恶，亦其义也。”与温州[u⁵]、上海[u^{3/5}]合（音同乌路切厌恶，《汉语大字典》《汉语大词典》误置此义于乌各切丑恶下。后又作“污”。作“屙”，屙本动词，明清有作名词用的，如清王有光《吴下谚联》有“小狗衔大屙练|撒屙势”。部分吴语音合于歌部而不读模部）。⑤儿子说“儿、息、子息”。《奏弹》：“整便打息逡|范唤问何意打我儿。”齐王琰《冥祥记*》：“行年五十，未有子息。”温州可单说“儿”，子嗣称“子息”。⑥给说“乞”“畀”。《奏弹》：“分财，以奴教子乞大息寅。”古“乞、丐”二字同源，向人乞讨读入声，给予人则读去声。今温州“给”老派说[kha⁵]，即读去声。给又说“畀”，《奏弹》：“婢畀姊及弟又准钱五千文，不分逡。”这“婢…钱”的“婢”是假借字，《广雅·释诂三》：“裨…埤，予也。”《方言》十三：“埤，予也。”原皆“畀”字音变。今北吴语则因促化而写作“拨”[pə⁷]，见于宜兴、常州、苏州、上海、松江、吴江、嘉兴、杭州等处，这些地方谐“畀”声的“鼻”同样也读洪音促化作[bə⁸]，写作“拨”只是记了同音字。

二、五代以下作品 五代以后吴语已经形成，犹如今语。而当时儒释皆有语录记下口语，明清笑话更为通俗。今再举些例。

1. 代词加词头，表强调：《传灯录》九：“阿你欲作佛。”《大唐新语》：“张洎更与贼毁阿奴家事。”今金山、平湖称我为“阿奴”[a[?]-nu]，金山说“奴”“阿奴”两可，可见“阿”为词头。温州则在强调时在代词前加“呵”[ha⁰/kha⁰]，如“呵我、呵你、呵渠”。长兴、湖州可前加“实”[zə[?]]，旧上海同，从松江“是其”[zjdzi]和“实夷”[zə[?]li]并用，可见zə[?]是zj的促化，原以“是我、是依、是其”表强调：《祖堂集》卷三：“是我宗门中银轮王嫡子……是你三家村里男女，这类前加“是”与后加“依”同为强调式：宋吴处厚《青箱杂记》卷八：“路授则家住关西：打赏骂赏；饶隘则生居浙右：你依我依。”

2. “个”字虚化为助词。“个”本量词，《国语·齐语》“鹿皮四个“注”枚也”，后兼作指词，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·淳信》：“岂可为钱而诳个人。”后又转助词：宋《事林广记·嘲戏绮谈》：“我若早知割得你肉恁地痛，我也不吃你个。”元吴兴娄元礼《田家五行》：“白露日个雨，来一路苦一路”。明顾公燮《消夏闲记选存·柳如是》：“宗伯尝戏谓柳君曰：‘我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。’”

3. 助词“了”说“子”（之）：元吴兴娄元礼《田家五行》记谚云：“千岁老人，不曾见东南阵头雨没子田。”清程世爵《笑林广记·看不见》接丈母遇水涨：“姑爷说：‘我顶之你老人家。’”

4. 副词“不”促化为“弗”：《田家五行》：‘一九二九，相见弗出手。’同今北吴语。

5. 动词形容词①游行、赛会称“迎”。宋洪迈《夷坚支志乙集·南陵蜂王》有迎蜂王，《水浒传》有“迎大虫”，《醒世恒言》有“迎和尚”把犯罪和尚游街。②遇见称“撞着”：《夷坚支志癸集·李大哥》。③讲价说“断价”：冯梦龙《广笑府·一钱莫救》记子觅舟救父落水“断价良久不定”。④赚钱称“近”：宋邢居实《拊掌录》：“你换得他这个，几时近得饭吃？”温州说“近”[dzaŋ⁴]同。⑤上鞋底称“掌”：宋刘斧《青琐高议补遗·吴大换名》“王二叔以掌鞋底为业。”⑥睡觉称“𦉳”（困），宋王定国《甲申杂录》：“忽昏困如梦。”清王有光《吴下谚联》：“猪𦉳长肉，人𦉳卖屋。”⑦肮脏称“麀糟”：《朱子语类》卷72“须是尽吐泻出那肚底里许多麀糟恶浊底见识方略有进处。”（同温州）。称“齷齪”：《田家五行》：“一日赤膊，三日齷齪。”

6. 名词①开水称“滚汤”：《青箱杂记》卷一：“汤滚也未？”②虹称“𦉳”（蜃）：《田家五行》记谚：“东蜃晴西蜃雨”“对日蜃不到昼。”蜃音吼去声、本当作“𦉳”（《集韵》王遇切“𦉳，一曰吴人谓虹曰𦉳。”“蜃”是“𦉳”的洪音清音化读法。上海[hv^{3/5}]、温州[hau⁵]。③丘引作“曲蟮、塞蛭”：《田家五行》“丘引俗名曲蟮，朝出晴，暮出雨。”清石成金《笑得好初集·屎攘心窝》：“不识字的叫我为曲蟮，乡下愚人又叫我作寒现，”寒现《玉篇》作“寒蛭”，《六书故》作康蛭，同温州[khuo¹ɕy³]。④粥汁说“饮”：《夷坚丁志·临安民》：“但以笔管通粥饮入口。”同温州。苏州也说“饮汤”。⑤东西称物事；王俊《首岳侯状》：“你后面粗重物事转换了著[者]！”⑥“客”表某类人，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二：“湖南担屎汉，江西刘禾客。”（温州说“割稻客”）。

三、现代作品

1. 在现代有名的散文作家中，吴语区人或者在浙沪居住工作过的占了很大部分，绍兴人最多，例如鲁迅（周树人）、周作人、孙伏园、孙福熙、许钦文、刘大白、孙席珍、柯灵（高季林），都是绍兴人。除叶圣陶、顾颉刚、周瘦鹃苏州人，徐蔚南吴县人，刘半农江阴人，瞿秋白常州人，陈荒煤上海人，陈伯吹宝山人外，茅盾（沈雁冰）、丰子恺桐乡，俞平伯德清，郑振铎（西谛）温州，郁达夫富阳，陈学昭、徐志摩海宁，鲁彦镇海，巴人（王任叔）奉化，冯雪峰义乌等都是浙江人，吴组缃泾县、陈友琴南陵是皖南吴语区的，朱自清、张天翼、王统照等则在浙、沪工作居住过。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时会流露出吴语方言成分，甚至成段的吴语句子。绍兴谢德铤就写了《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注释》（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）如鲁迅《无常》记了“目连戏”中吹“目连瞎头”和无常说的方言台词：“郎中是下方桥的陈念义la儿子。”“我道nga阿嫂笑得悲伤。”由于暂放阿侄还阳半刻而被捆打，所以“难是弗放者个！”鲁迅并说明“la者‘的’也，‘儿’读若‘倪’，倒是古音罢；nga者，‘我的或我们的’之意也。”“‘难’者，‘今’也，‘者个’者‘的了’之意。”

俞平伯《燕知草·出卖信纸》：“信纸卖得真真强，十个铜钿买一张。|一亩铜版一张纸，实头勿强“强”：价贱也，白注|黄落戏哉“黄落戏”盖徒劳之意，白注|我们大家转去。”《杂拌儿之二·怕》：“吃力杀哉！”又丰子恺《缘缘堂随笔·白鹅》：“直到房子卖脱为止”说“卖脱”。

郁达夫《还乡后记》记农民的话：“穉煞现在田里已又忙，宁人也走勿开，真真苦煞哉啦！汉那个学堂里个的鲜散先生，心也脱凶哉，哎我们请啦宁刚讲过好两遍，情愿拿出八十块洋钿不给其他，其他要哎百念块。喏你看，穉煞五荒六月，教哎啥地方去变出一百念块洋钿来

呢！”

茅盾《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》：“[你]真做人家，可是这几个小钱，何苦省他。”（持家节俭叫“做人家”）。瞿秋白《东洋人出兵》：“不过难为仔我侬小百姓，真叫做，拿侬四万万人做人情。”

朱自清扬州人（原籍绍兴），朱先生在温州教书时所写散文表面是普通白话，细看就有当地方言影响，名篇《绿》中说“这个亭”，而不说“这座亭子”，说“响”而不说“响亮”，说“潭边”不说“水潭旁边”，说“寻它不着”、“觉着”、“想着”而不说“找它不到”、“觉到”、“想到”。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更不说热闹而说“那时河里闹热极了。”不说遇到而说“遇着了难解的纠纷。”“着”的用法全同温州。

2. 现在各地市都办了报纸，更不时在地方报道中使用方言。随着商业性流动，吴方言还出境出界，向他方播散。李洪伟《掌鞋》：“一群浙江农民成帮结伙地来到俺们密山县双胜乡，走街串巷掌鞋。”成了《汉语大词典》“掌鞋”条例证。而“赵章光今后只能与妻子带着五个‘姆’住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”把温州方言字“姆”字上了《浙江日报》1988年10月25日（温州人称孩子为“妹”而改读阴平，另写为俗字“姆”，“姆”古本同“姆”）。

清末基督教会为传教方便，出版了一些方言读物，如圣经、赞美诗、课本等，有用汉字写的，有用教会罗马字写的（当时上海、温州、宁波等处都有好些用教会罗马字写的读物）。上海由于地位重要更受重视，翻译的土话《新约全书》是纯吴语作品，如《路加传》：“我想定当要拿来挨顺写之啉奇拉依|就是传道理个人，从起初亲眼所看见啉传拉侬个。”

苗仰山等松江话《方言备终录》1906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如：“比方行海路个人，登拉一只破船上，碰着之大风，船上装拉个物事又是重，依想伊平平安安过海否？就是无得风浪，也怕要沉拉海底里。”

抗战时也有些通俗方言宣传读物。倪海曙写了上海话的汉字与拉丁化新文字拼音对照的读物，如《一封‘外国信’》：“有一日伊到小姊妹巧珍屋里向去白相，看见巧珍勒拉看封信，信浪写格挤是外国字。根弟觉得邪气奇怪，伊想：‘巧珍那能会得识起外国字来勒？’”倪氏还将它们编为集子。

建国以来群众文化发展，方言作品常由文化部门刊于曲艺刊物或演出资料中。如温州市文化馆印发夏宜长的方言相声《婚姻三部曲》，很受当地群众欢迎。

歌谣、诗词、小曲

古诗与古歌都是可以唱的，只是或者徒歌吟唱或者配乐，薛用弱《集异记》记开元中诗人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三人旗亭小酌，以梨园歌伶奏乐配唱谁的诗多为赌，成为有名的“旗亭赌唱”故事。唐诗乐及歌诗实况详任半唐巨著《唐声诗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，凡634页。“词”则本就来自乐府歌曲一体的歌词。因此将诗歌曲合为一类。它们也都起源于民歌。

一、从汉至唐作品

1. 汉代一些古诗，尚很有民歌味道。如“十五从军征，八十始得归，道逢乡里人，‘家中有阿谁？’”说“阿谁”；《迢迢牵牛星》中“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”的“几许”等，俱合以后吴语。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则“阿母、阿女、阿兄、阿妹，”“老姥”、“女儿指姑娘，”

“新妇”满篇皆是，这首 1745 字的长篇叙事诗，很像后世的唱词词文。

2. 最令人注意的为六朝民歌。《晋书·乐志》：“自永嘉渡江之后，下及梁陈，咸都建业，吴声歌曲起于此也”，“吴歌杂曲并出江南，东晋已来稍有增广。”晋室南渡使吴地成为当时政治文化中心，吴声歌曲也引起注意而被传播记录，其中最重要的为“子夜歌”，所谓“歌谣数百种，子夜最可怜。”今存各种子夜歌 124 首，大多表现了称人为“依”、自称为“依”的吴依特色。如：

“赫赫盛阳月，无依不握扇|春桃初发红，惜色恐依撻”。其中“依”都是人的意思。

“天不夺人愿，故使依见郎|攀枕北窗卧，郎来说依嬉”。自称用“依”（温州玩称“嬉”）。

谁能思不歌，谁能饥不食？日冥当户倚，惆怅底不忆？”，“底”也是“谁”。

同类的还有《读曲歌》：“闻欢得新依，四支懊如垂|月没星不亮，持底明依绪？”《华山畿》：“夜闻依家论，不持依与汝！|肝肠寸寸断，教依底聊赖？”

指词用“许”：《懊依歌》“江中白布帆，乌布礼中帷，潭如陌上鼓，许是依欢归。”（看到白帆乌帷的船，就如被陌上鼓招引般，那是我情郎归来呀）。《华山畿》：“长江不应满，是依泪成许。”

当时人可随意以这些歌体作曲。《南史·王敬则传》记其子“仲雄在御前鼓琴，作《懊依曲》，歌曰：‘常叹负情依，郎今果行许。’”光两句就表现了“依”，“许”特色。

3. 诗词 王梵志通俗诗派的寒山、拾得诗是令人注意的（他们是天台国清寺的和尚），而其他诗人则在更大范围反映了语言的变化。如：

①代词“渠”已更普遍：北周庾信本梁人《秋夜望单飞雁》：“无奈人心复有忆，今暝将渠俱不眠。”寒山诗：“我尚自不识，是伊争得知？”用“伊”。“个是何措大，时来省南院”。白居易《自咏》：“咄哉个丈夫，心性任堕顽！”用“个”。唐杜荀鹤《钓叟》：“渠将底物为香饵，一度抬竿一个鱼？”称为“底”。

又唐东方虬《青雷》：“不知园里树，若个是真梅？”称哪个为“若个”。唐王建《簇蚕辞》：“已闻乡里催织作，去与谁人身上著？”说“谁人”。“若个”[na⁸kai⁵]、“谁人”[ʒ²naŋ²]老，温州都活在口语里。

王梵志《草屋足风尘》：“鹿脯三四条，石盐五六颗，看款待客只宁馨，从你痛笑我。”说如此为“宁馨”。宁馨合音为“能”，杜甫《赠裴南部》：“群小谤能深”。白居易《生离别》：“食彘不易食梅难，彘能苦兮梅能酸。”都已作“能”。

②儿尾：沈约《十咏·领边绣》：“紫丝飞凤子，结缕坐花儿。”韩愈《鱼儿》诗：“唯有鱼儿作队行。”又包贺诗：“苦竹笋抽青橛子，石榴树挂小瓶儿”《北梦琐言》七，又《雍洛录异记》。都已有指物的“儿”尾词了。与今南吴语同。

③可注意入诗的俗语词，如上面包贺诗抽笋的“抽”。杜甫《觅桤木栽》诗称树苗为“栽”；韩愈《泷吏》“比闻此州囚，亦有生还依”称人为“依”；白居易《游悟真寺》“赤日兼白雨，阴晴同一川”称晴天不掩阳光忽下大点雨为“白雨”。王梵志诗：“浑家少粮食，寻常空饿肚”的“饿肚”；“世间何物平？不过死一色”，“一样”说“一色”，同温州。

六朝诗人庾信《归田》：“苦李无人摘，秋瓜不直钱，社鸡新欲伏，原蚕始更眠。”就如记今日温州话似的，温州称刚孵为“新伏”[saŋ¹bu⁶]。庾信是南朝出使北周被留的使臣，常

思故乡，故诗中自然有江东气息。杜甫本襄阳人，但少贫，客吴越间，故也熟悉吴言。宋孙奕《履斋示儿编》卷十“用方言”，称赞“子美善以方言、里谚点化入诗句中”（下举些例，如《夜客》“客睡何曾著，秋天不肯明”等）。杜甫《哀王孙》“屋底达官走避胡”，不说屋里而说屋底，即同南吴语。

二、五代至清的诗词曲

1. 诗词 宋苏轼在杭州作《席上代人赠别》诗：“莲子擘开须见忆（惹），楸枰著尽更无期（棋），破衫却有重逢（缝）处，一饭何曾忘却时（匙）”，邵次公注云“此吴歌格，借字寓意。”可见吴歌体影响很大，双关影射，尤为其所长。此时诗词曲也以能如民歌一样运用口语。①“底”除何义外，又表近指，如宋佚名《暮山溪·梅》词：“竹篱茆舍，底是藏春处。”（上海市区及宝山、南汇等处都说“迪个”[di? - ga?]应即此“底”字促化）。

又以“能”表示这样（也即宁馨合音），已很普遍，宋吴文英《三姝媚·过都城旧居有感》词：“春梦人间须断，但怪得当年，梦缘能短。”宋杨万里《姑苏馆夜雪》：“谁信雪花能样巧，等他人睡不教知。”真是在吴作吴腔了。宋贺铸《浣溪沙·负心期》“不拚尊前泥样醉，岂能痴”，刘克庄《满江红》词“俄变见金蛇能紫，玉蟾能白”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：“此犹云金蛇般紫，玉蟾般白。”全同温州“能”[naŋ²]。

其他代词：宋永嘉叶适《吴江华严塔院赠了洪讲师》：“造物不谆谆，亦莫分何谁。”说“何谁”。杨万里《夏夜玩月》：“上下两轮月，若个是真底？”说“若个”，仍同温州。而杨万里《步过分水岭》“路险劳人役，依须下轿行”说“依”，《过瘦牛岭》：“储备米尚有馀樽在，急唤渠依破客愁”说“渠依”，则同北、西部吴语。

②介词“似”南宋刘克庆《闻祥应庙优戏甚盛》：“空巷无人尽出嬉，烛光过似放灯时。”又《浪淘沙》“今年衰似去年些。”“似”在比较中用如“于”，表更甚，全同温州[zj']。

③再举几例实词：宋陆游《贫居》：“囊空如客路，屋窄似僧寮。”今温州犹称寺院为寮：“寺院寮”、“和尚寮”、“河头寮”、“城下寮”弘一法师在温州即驻锡庆福寺，土名“城下寮。”杨万里《插秧歌》“唤渠朝餐歇半霎。”休息称“歇”。《履斋示儿编·字说》：“东坡和刘景文《雪》诗：‘童子愁冰砚，佳人苦胶杯’，次公云‘胶字去声’。…此所谓胶杯乃是酒冻也。”与《醒世恒言》卷七太湖风雪“湖胶”同，今丽水结冰说“胶”。清鄞县全祖望《句馀土音》收《鮎倚土物杂咏》则有不少土产土名入诗。

2. 散曲 元明散曲常挟方言俗语，曾任江浙行省官的马致远，其名篇《借马》以“污”指粪，太说“忒”，同今南吴语。

三、山歌

吴中山歌。北宋已见记载，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卷中“[钱鏐封吴越王回乡省墓乡饮]武肃觉其指父老欢意不甚浹洽，再酌酒高揭吴喉唱‘山歌’以见意。词曰：‘你辈见依底欢喜？。原注：吴人谓依为我另是一般滋味子原注：呼味为寐，永在我依心子里！’歌阕，合声赓赞，叫笑振席，欢感间里。”明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一“吴中乡村唱山歌，太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，惟一歌云‘南山脚下一缸油，姊妹两个合梳头，大个梳做盘龙髻，小个梳做扬蓝头。’”

民歌一直活在人民口头，要有人重视与记录，明冯梦龙先集时调小曲为《桂枝儿》，称《童痴一弄》，又集吴歌为《山歌》，称《童痴二弄》。《山歌》基本依吴音记录，是吴语文学中第一本纯方言作品。因冯氏欣赏山歌“最浅，最俚、亦最真，”主张“存真”，因而

‘又’写作“噢”，‘啥’写作“耍、儻”。《山歌》九“鞋子”篇自注“吴语再醮曰左嫁人。左，俗音际。”土话不同读法也如实记出来了，实在难得，因此这是一份研究当时吴地民歌及口语的极好素材。歌中方言冯氏偶有自注，今张惠英又作《〈山歌〉注》（日本《中国语学研究·开篇》10—13卷）。

冯梦龙还拟作《夹竹桃》123首：“三句山歌一句诗，中间四句是新词”，不是纯山歌。《桂枝儿》是北方传入江南的，所以形式上如北语，有时夹点吴语词，但较《山歌》差远了。

四、现代歌谣及诗词 除北大《歌谣周刊》外，北大研究所《国学门周刊》也收歌谣，如1926年2卷刊出章焕文《浙江嵊县歌谣》。苏州学者顾颉刚是著名历史学家，也是吴歌积极的集录者，1919—1920年间专集吴歌得数百首，后编为《吴歌甲集》于1925年出版，1936还在《歌谣》第二卷23期写《吴歌小史》。江阴刘半农不但组织出版《歌谣周刊》，还用江阴“四句头山歌”体，写成新诗史上第一部民歌体新诗集《瓦釜集》。刘半农拟吴歌用吴语，如《手攀杨柳望情哥》，周作人也有仿歌谣的诗，见《知堂杂诗抄》。

抗战时也有作者仿歌谣作新诗，表现当时现实及民情，如《马凡陀山歌·张百万》：“你是‘大好老’/我是‘猪头三’。”温州王季思《翠叶罨乐府·卖鸡蛋》：“谁呼卖鸡蛋，赤脚江北嫂/篮篮手中提，‘囡囡’怀中抱/问她篮中蛋，‘那’得这样小？/她说今年荒，四乡没寸草，人饥鸡亦瘦，不见怀中囡，两手如鸡爪”自注：江苏松江一带叫婴儿作囡囡，读音有点跟“男男”相近。倪海曙四十年代也用苏州话写作诗歌和翻译《诗经》《苏州话诗经》于1949年上海方言出版社出版凡180页。

讲唱文学

一、词文 汉代已有《孔雀东南飞》这样长的五言叙事诗，以后词曲形式更见丰富，七言更便于叙事，后来就发展为专唱故事的词文。（敦煌即有“太子瓌，董永行孝、及季布骂陈[阵]词文”。）佛教传教中结合了这种唱词形式讲经，这里就必须有“讲”了。讲唱文学是戏曲和话本小说的源头。

讲唱中以讲为主唱为辅的（如唐张文成《游仙窟》即是一种拟作），后来就向话本词话发展。跟它形式最近的还是“清平山堂话本”中的《快嘴李翠莲记》，可能原为宋人唱本。其中“臭粪”唱为“臭污”，“尼姑”唱为“师姑”，停会称“歇”，又有以“相”为词尾的“垃圾相”等，都同吴语。

二、鼓词、诸宫调、宝卷 宋代的讲唱有鼓子词、诸宫调和一般的鼓词。鼓子词因每段讲词后唱词前都说“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”，所以有讲者、唱者，及弦索、笛子、鼓板。郑振铎认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中的《刎颈鸳鸯会》实际是一篇鼓子词，因为里头讲说以后唱词以前，也要说“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”。文中如：“|过门之后，两个颇说得着|对门店中一后生，约三十已上年纪|你道你有老婆，我便是无老公的？”等是吴语，不知宋本原有还是后人加的。

还有一种小型歌舞结合的“唱赚”，宋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：“赚者，误赚之义也，令人正堪美听，不觉已至尾声。”这取名即吴语（温州话说错误为“赚”dza⁶，正是“误赚”义）。

宋代“诸宫调”出现长篇巨制，集合同一宫调的曲调组合为套数唱，说白则用口语，从《刘智远》《董解元西厢记》可见，宋戏文《张协状元》开端也先唱一则《张协诸宫调》作引子，太约原即由诸宫调改编，其中“厮罗 [锣] 响 | 顿着一座高山 | 不免与他数两金银以作盘缠”，仍同今温州话。

《刘知远》诸宫调有“三教庙左右做生活 | 昨日打水处见个小秃厮儿，身上一领布衫似打鱼网那底 | 眉眼耳腮口和鼻，比我只争些年纪”这类话，也同今温州“做生活、小厮儿、争”等。

宋陆游《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》诗：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，身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说明宋时已有盲艺人说唱鼓词（今温州民间盲艺人也用一鼓一琴以牛筋为弦的七弦琴，说唱鼓词，为七字句加说白，叫做“唱词”）。今存鼓词以明代《大唐秦王词话》为早。用十字句唱词（三、三四式）与七字句唱词加大段说白。含有吴语词，如23回：“正是：伶人点头会意，痴人棒打不知。”伶人即吴语聪明人，而非演员。又有《大明兴隆传》是七言鼓词。

温州有名鼓词今有《南侯·陈十四娘娘》《高机吴三春》。后者有清代的刻本和抄本，温州方言很多。如《高机卖绡》一折最为有名（“卖绡”即温州话，温州货郎担的货郎叫“卖绡客”）。如：

“担过头退进并二退…担出道坛院子放长声，前声提起四个字，后声放落七弦琴…打动三春吴媛主姑娘，楼上句句听分明，卖绡能客人客长长有，今日能客叫好听，声腔不像别一个，好比高哥一样同，若是高哥来卖绡，不该到此陈宅门，莫非东门长指甲，不是西门老实人，莫非南门麻脸喜，不是北门哮喘 [咕] 人。”

相传宋普明禅师已作《香山宝卷》，元明以下民间很是风行，尤其是妇女中。常用三三六式的十字句或七字句唱，很像鼓词形式。南方的《梁山伯》《白蛇》《珍珠塔》《何仙姑》《何文秀》宝卷等较多俗语，但不像弹词那样已出现有土音弹词。另外还有道情，清代郑板桥、徐大椿新作是三字句加七字句为主，尾声则形式多变。如徐的《泗溪道情》：“更有两个肩头，一耸一低，直头吃了几服迷魂剂。”（徐是吴江人，“直头”为吴语）。温州民间唱道情跟“唱词”、“花鼓”、“龙船儿”等一样，都是七言句，只是调腔不同，如《高机吴三春》也可唱道情。

三、弹词 宋代杭州之“陶真”其实即是弹词。明代已有《白蛇传》弹词本。清初的陶贞怀《天雨花》、后来的《玉钗缘》、《再生缘》、《笔生花》等都有影响，但不是用吴音写的。（虽然也夹有吴语，如《天雨花》“你今缓我回房去”，“缓”即好言抚哄劝慰，温州说[ɿʷ]，吴音弹词著名的有《玉蜻蜓》《倭袍传》《珍珠塔》《三笑姻缘》。

《三笑姻缘》嘉庆间吴毓昌（字信天）作，吴金山人。郑振铎《中国俗文学史》认为：“《三笑姻缘》在吴语文学里不可忽视的，其中保存了无数的方言俗语，这是一部‘别开生面’之作。”其中讲唱者的[介白（表白）]和丑角的[丑白]中吴语最多，以第一回为例：“[介]自从大老官娶了九空进子门…。满子月，出之门，大娘娘看看大老官个眉眼介面黄肌黄…变子药渣勒里哉。|[丑]大爷爷，咦，那啥勿答应，啥场化去子介？[介]罗里晓得大老官想出了个神，闭了眼乌珠勿听见噻。[丑]大爷阿勒朵？[生]做什么？[丑]八位娘娘才勒朵内厅浪哉，介勒请大爷进去。”

浙江清代艺人传抄的《雷峰塔》弹词，路工认为还是来自“陶真”，因还全是七言句只2352行，乾隆间云龙阁刊《东调雷峰塔白蛇传》则已发展到三十万字。已像后来弹词那样夹有好些吴语。如断桥一段：“[表]心里厢浑淘淘哉[青白]阿，相公！到这里坐坐，阿娘娘来哩”。镇塔一段“（白娘儿）儿阿！你吃一口奶！（唱）顷刻为娘要离眼前，吃呐！”

《孟丽君》《双珠凤》《杨乃武小白菜》等作品都因通俗而深入民间。三十年代江笑笑、鲍采采《江鲍笑集》全用苏白写笑话、唱词。现在苏州评弹、滑稽戏、上海独脚戏、说书、方言相声等讲唱文学仍用吴语表演，并产生许多好的作品。独脚戏《七十二家房客》即很有名。

戏 剧

1. 在南戏出现前，宋金的院本杂剧实际还是“杂耍歌舞戏”，歌唱成分虽多，大多为客观表述而非代言，所以还不是真戏剧。到南戏（温州杂剧）产生后，“杂剧”才在元代成为北剧的名称，跟话本分开。但很久还摆脱不了原所脱胎的讲唱习惯，由末或旦，一人主唱到底。演员各以剧中人身份演唱的戏剧是南北宋之交在温州产生的，被称为永嘉戏文、温州杂剧。这是我国戏剧发展史上的大事。当时并有编撰与演出戏文的团体“书会”，最早编的戏文有“王魁、赵贞女、乐昌分镜”等，戏文唱的曲是用宋词曲牌及里巷时调，说白用当时的杭州官话，掺入温州方言。《永乐大典》13965—13991 凡二十七卷，中收戏文33本，惜今只存末卷。

2. 现存最早的戏文为《永乐大典》卷13991所录的《张协状元》等三种。其中《张协状元》是南宋温州九山书会编的，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是宋末古杭书会才人作品，《小孙屠》也题“古杭书会撰”，据考当为元“武林书会”萧德祥所作。虽皆浙人作品，《张协状元》时代最早，形式最古，所用温州方言也最多，钱南扬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》已摘出不少（也有误解的）。现摘引一些该戏文中温州土语，前面数字是钱氏的“出”数。引号内为土语（多为丑净语）小注及[]内所注为温州今音义：

“3外面‘罗兜’开门看，老鼠‘拖’[tha¹叨]个‘驮’[dau⁶大]‘猫儿’|二十四个‘月日’没一人上门|5‘亚哥’、亚哥，狗胆梳儿千万‘买归’，…有好膏药‘买一个归’|10[门]开时要响，闭时要迷[弥 mei²严]|又‘着’[dza⁸要]打钉|11不知我屋里长长[dzi²常]亢[khuo⁵藏]|如今只留得女孩儿在古庙‘做种’|神道不吃‘肥个’|靠歇吃教[guo²了]醉醺醺，我方才骂它|‘特特’唤作庆瓯（酒），如何无凳卓|19我那箱里‘真个’强！你‘个’老畜生|23钱又没撩丁[clə¹ten形容小]，米又没半升|小二，去洋头田头看，怕有人来偷鸡|26我非会唱|32为你争[tse¹差]些不见了性命|38亚婆，甚‘物事’？|45你‘割啥’随我去任所，与你医教手好。”

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：“2相公若知道，打你娘个‘本’。”钱注：“‘本’字义不可通，疑是诨字之误。”按此句与上‘满管’下‘卵’字为韵，这些字温州为[Ø³]韵，‘本’在此亦当读[pØ³]，为女阴俗称，“打你娘个本”即詈语“打你娘的”，温州今犹詈妇人“破本”[pha⁵pØ]、“贱本”等（温州“本”文读作pan³，但‘盆村论钝’等字皆读Ø韵，“困”读[khan⁵]而作睡解则音[khØ⁵/khy⁵]，与此同例）。

3. 元瑞安高明的南戏名著《琵琶记》元本、及明成化本《白兔记》、宣德本《金钗记》

的发现，说明早期南戏形式都很相似。下举《琵琶记》为例，例前数字为“出”数：“4 你真个没饭吃便‘着得’饿死，没衣穿便着冻死|16 [义仓] 谷都是你吃了，‘你自’‘着要’商量|不知社长去‘借有’么？|22 百愁万苦千‘生受’，‘妆’成这证侯（温州‘生受’意为烦难，‘妆’指搞、弄。）”

一些著名南戏不是温州书会、温州作者编的，就是杭州书会编的。《董秀英花月东墙记》为“九山书会捷机史九敬先著”（九山在温州西湖），《荆钗记》为“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丘著”，而《白兔记》则写明“永嘉书会才人”编。可料想吴语温州话及杭州话对这些作品的影响（戏曲南宋以杭州话为标准，以便在‘行在’演出）。

4. 明清南戏又称为传奇。吴语区传奇作家自然有吴语影响，如明鄞人周朝俊《红梅记》，明末清初苏州李玉《清忠谱》《占花魁》，兰溪或如皋人李渔《笠翁十种曲》等。现以《红梅记》为例：“10 ‘后生’小子忒无礼，|11（丑作杭州语介）他府里事情眉毛解 [介]的都得知，一平章老爷要娶一家女儿子做小阿妈，那家不肯把他。”

5. 明时南戏先后发展为海盐腔、昆山腔，风靡南北。昆剧脚本明末清初已有郁冈樵隐和积金山人同辑为《缀白裘合选》四卷，至乾隆间玩花主人重编《缀白裘》，苏州钱德苍增补续集，合为十二集 48 卷。因是舞台演出本，增加不少苏白对话，如《琵琶记·逼试》新加的对白：[付] 不对我说对罗个说？[小生] 太公请上，待小生拜谢。[付] 妮儿子再拜一拜，油盐酱醋柴米哈哉！——以上 [付] 扮蔡母，原本则为 [丑] 扮。

6. 现在吴语除昆腔外，还成为沪剧、锡剧、越剧、绍剧、湖剧、甬剧（温州乱弹）、永昆（海盐腔性质的永嘉昆剧）、婺剧（和调）等地方剧种的戏曲对白语言，活跃在戏曲舞台上。越剧原是绍兴民间小戏，开头叫“的笃班”，后来叫“绍兴文戏”，浙江人一般口语还叫它“绍兴戏”。原来唱也用绍兴方言，现为通行全国方便，才在某些与官话差异过大的发音上作了些改变。

小 说

1. 说故事、讲神话是从原始时代就有的，但都很简短，就是后来的史传文学、志怪传奇也都不长。只有在都市发达市民生活需要时，讲唱艺人将这些素材表达为“说话、调话”，细腻地描写与塑造艺术形象，才产生了“话本小说”。中唐元稹《寄白乐天代书一百韵》“光阴听话移”自注“（听）说《一枝花》话，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”，一回书要说三个时辰五六个小时说明已较成熟了。现在唐人说话未有传本，宋元旧编中较早的可见讲经的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，讲史的元刊《全相平话》五种，还有《五代史平话》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。因一般属杭州艺人说话的底本，吴语影响不免。这些平话虽然文白夹杂，有的语言语法现象却不合一般文言或白话，但可由吴语得解，如《武王伐纣平话》“西伯侯囚牢中‘常时’占卜|纣王令推上法场，斩‘之’老母（温州时常说“常时”[dai²²zj²²]，苏沪‘了’说‘之’[tsj]）”。

2. 短篇话本方言成分更多些，今收在《京本通俗小说》中的一般为宋元旧篇，《清平山堂话本》里大半也是。例如《志诚张主管》至今温州称小心谨慎将事为“志诚”，也写作“至诚”，文中“早间与你物事的教我来”（“早间”、“物事”，都是常见吴语词）|一声高似一声”（‘似’作‘于、超于’解，温州犹说 [zj²²]）。

这类词话元明间很多流传于民间，1967 嘉定宣姓墓即发现成化间刊印的说唱词话十三种单本。编集选印话本也引起重视。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六集即达六十篇（今存小半）。最重要的是吴人冯梦龙集编的《三言》（警世通言、醒世恒言、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）与乌程（吴兴）人凌檬初的《二拍》（初刻、二刻拍案惊奇）。这些话本经冯氏的加工或拟作，与凌氏的拟作中，含有大量吴语成分，而被人目为吴语小说。以后又有《型世言》另本或称《幻影》、《三刻拍案惊奇》，古吴全木散人《鼓掌绝尘》，席浪仙《石点头》，武林周清源《西湖二集》，西湖渔隐主人《欢喜冤家》即《艳镜》、《鸳鸯针》等。

下面举些吴语词例，数字为回数，《警世通言》15 捕人也吃了几遍‘酒水’。|《醒世恒言》39 慢腾腾的‘荡’至寺中|23 夫人面上的毛可是‘养’的长的？（按温州说[𠵹]）。|《古今小说》35 今经一个‘月日’。|《初拍》34 我把水兜豁一顿水，替你洗洁净了那个乱代头——你道怎地叫做乱代头？…盖为‘乱卵’二字音相近|11 一日有个亲眷，办着盒礼来望痘‘客’（温州今仍称小儿出痘为“做客”）。|《二拍》22 此后再不消‘捏’笔了|《型世言》2 暗暗把刀藏在‘袜桶’内。|《石点头》12 真个是前人田地，后人世界（温郊田地称“世界”）

明末清初的话本集子有江南不易客于麟《清夜钟》，及《生绡剪》，《醉醒石》，《照酒杯》，李渔《无声戏》、《连城璧》、《十二楼》，范希哲《豆棚闲话》，古吴墨浪子《西湖佳话》等，这些都是吴语区作者的拟话本。

《生绡剪》虽集不同作者之作，但吴语都很多，现以此书为例：17 善恶不伦，堪的带累好的[温州好歹即称‘堪[khɔ]好’]|17 怎么过得‘生世’？|1 白日青天之下不‘打渴铤’（即打瞌睡）2 又叫福缘作揖，团团逐位作个‘相唤’喏（温州苏州作揖犹称‘相唤’）12 偏你做出这般利世的事（温州称丢丑现世为‘利世’）|2 小官人‘三月十五’生的，我们通‘吃他的糖过’（吴语插在吃与过中间是吴语特色）2 与蒋家‘亲眷’相见已毕，‘挨排’坐下。”又如《醉醒石》13 “人那知道，只说他‘大道’慢客”（温州‘大道’指大咧咧怠慢人）。

3. 宋元的讲史平话后来发展为长篇章回小说，改编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的元人罗贯中，跟《水浒》另一位改编者施耐庵皆长期流寓杭州；《西游记》改编者吴承恩曾任长兴丞；《封神演义》作者许仲琳是南京人；以后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也生于南京，往来苏州；称为《水浒》外典的《金瓶梅》虽作者为山东人，但经吴语作家的修改并补写 53—56 部分缺回，刻于吴中。所以几本古典小说名著，都脱不了吴语的影响，尤其是《水浒》，如 2 ‘三四个月日’‘家生’|3 ‘闹热’|5 “好日”、“打老公”|11 一‘搭’青记。|13 灵官‘殿’温州称庙为‘殿’17 ‘通同’‘奢遮’[上海 saʔ, |tsoʔ,]|26 “没脚蟹”、“尴尬”|38 不从这里‘过’|41 ‘促掐’|50 “叔伯姆两个”|52 ‘素面店’等。胡竹安有《〈水浒全传〉所见现代吴语词汇试析》见吴语论丛第一讲，张惠英有《关于〈金瓶梅〉的语言》日本《开篇》5 期 1988，录摘出很多《金瓶梅》中的吴语词。语法上的例子：40 回“长大‘也’是矮小？”用北吴语“阿是”54 回“可曾吃些粥汤”用西吴语的“可”来问。

此外清乌程（吴兴）陈忱《水浒后传》，山阴俞万春《荡寇志》、江阴夏敬渠《野叟曝言》、吴兴董说《西游补》等吴语区小说作者，其作品中也有很多吴语词，如《西游补》11 今日‘下昼’，陈先生在我饮虹台上‘搬戏’饮酒。|《水浒后传》14 盛一碗小米粥，堆着一箸盐菜在上面，‘蹴’着门棂上吃|‘磨灭’死了。|《野叟曝言》14 门前晒着‘鱼干’|60 偏要搬这石头起来，挣得满身臭汗，颈上红筋根根‘扛’起。

明清时还有吴语区作者编的通俗小说。如原为短篇的明刊仁和沈孟梓《济颠语录》，清代有西湖墨浪子改编的20回，西湖香婴居士重编的36回《济公全传》，清末郭小亭更编成240回的《济公传》（或280回的《济公话佛传》，宣统时上海坊间甚至续至三十四集1200回）。所述既近下层，俗语亦多。最早的《齐颠语录》我就说“我依”：“洒保米会钱，济公曰：我依不曾带来，除我除！”

4. 清代后期出现了叙事用白话而对话用吴语的小说，似从昆腔脚本对白用吴语脱胎而来。著名的有华亭（松江）韩邦庆《海上花列传》，毗陵（常州）张春帆《九尾鱼》，写沪上妓女说话皆用苏白。上海张南庄《何典》，落魄道人《常言道》则是以鬼话形式把俚谚写成故事的讽刺幽默之作。由《金台传》弹词（关连罗贯中《三遂平妖传》）改编的《金台全传》本，也含有大量一如弹词的苏白。

举些例子：《海上花》2“阿曾用饭嘎一吃过仔歇哉一啥能早嘎？一俚咪栈房里实概个，到仔十二点末就要开饭哉，勿像倪堂子里，尤拨啥数目，晚得来！”《九尾鱼》15“小宝冷笑道：格是耐金大少自家格场面哧，老实说，上海滩浪要出来白相顾勿得舍铜钱，倪堂子里向加二才是铜钱格世界…故歇耐舍勿得末，倪到拿子出去，坍勿落格个台，就算仔倪格末哉。”《常言道》7“正是穷有穷气，‘极’有‘极气’（温州贫穷称‘极’）。《何典》17“臭花娘那时少个地孔钻钻，叫爷娘弗应的|正是眼泪撒撒落，两头掉弗落。”

清末暴露小说苏州蕙园（欧阳诤字巨源）《负曝杂谈》对话有时也用苏白，叙事也用土字，如4回：“赶忙把手里的雨伞往红木炕床旁边墙角上一‘敲’。”这风气还影响非吴人而在沪工作的作者，如吴趸人《二十年目睹怪现状》91回“今朝奴进城格辰光，倒说有两三起拦舆喊冤格呀。”

方言小说的出现是吴语文学影响加深的标志。《海上花列传》作者曾说：曹雪芹撰《石头记》皆操京语，我书安见不可操吴语？见海上漱石《退醒庐笔记》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附有《海上花列传方言简释》，以便非吴语区的读者。用六号字排了24页，可见方言之多。

5. 现代小说名家不少为吴语区人，鲁迅《阿Q正传》、茅盾《子夜》等都夹有吴语。例如《阿Q正传》骂“虫豸”|押牌宝|蹊跷|晦气|堂倌|乌篷船|肚里一轮|栗酱|兜搭|画花押”。但以吴方言入作品一般以北吴语为多见，南吴语少见。

温州作家林斤澜系列小说《矮凳桥风情》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为用温州话入小说作出成功的范例：祖公爷决料不着|鲜黄鱼一样戳眼|[鱼面]本地叫做敲鱼|单吃番薯干，身体顶不牢|这个女儿真叫‘皮市’|你也太文长了——抖老娘儿包脚布。

可见不论南北吴语，在文学上都曾经并继续留下自己的不可忽视的影响。